

寄自香港和 深圳的报告

吴晓民



责任编辑：郭召庆
封面设计：蒋明

寄自香港和深圳的报告

吴晓民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14/16 · 插页 8 · 字数 120,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90

统一书号： 10093 · 70 2

定价：1.50 元

目

打开的窗口是美丽的 …………… (1)

特区市长 (14)

寻觅童年失落的梦 (49)

旋风..... (70)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05)

女经理 (123)

“第一流”上的拼搏 (131)

厨师·经理·专家 (144)

奋击在造就巨人的时代 (153)

深圳人 (173)

后记..... (183)

打开的窗口是美丽的

四年，一千四百六十个晨昏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那么，谁能告诉我，要窥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的心灵，哪里是它的窗口？

追随建设者的脚步，沐浴经济特区的春光，海外实业家们纷纷涌入深圳。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东方巨龙正在奋起。而来自内地的人们，也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祖国，亲爱的祖国，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传奇般的巨变。一种强烈的无法遏止的兴奋感，使我匆匆忙忙来到深圳，摄下当今中国经济振兴的窗口——深圳这座当代名城的轮廓及其建设者们的身影。

四年，一千四百六十个晨昏，在人们的记忆中也许春华秋实，仅仅是时序更替；也许岁月蹉跎，是一声无以慰藉的

叹息。然而在深圳，却孕育了一个耸立在天与地之间的惊叹号。它象山一样的沉重，又象剑一样的锐利。它的出现仿佛向人们预兆着什么，给人以振聋发聩的思考。

两条泥泞的十字小街和八十公里长的现代化公路；破落的小镇和八百多幢高层建筑群勃然而起的海滨闹市；偷渡者的坟场和迎送万吨巨轮的深水码头；零零星星的小店、客栈和规模宏大的商场、高档设备的宾馆、舒适优雅的别墅；孤寂冷落的荒山秃岭和来往如梭的“巴士”（公共汽车）、“的士”（出租汽车）……它们处于同一空间，只是相隔四度春秋。这种变化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同等的建设速度，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多少年？而在深圳特区完成这两重天的跨越，几乎只是短暂的一瞬！

“深圳是一个宏伟的工地！”

“深圳，一个新的巴西利亚在你这里诞生！”

“深圳是一篇童话。”

“深圳是一部史诗！”

“深圳是效率与速度的竞技场！”

尊敬的朋友，感谢你们的颂词。但，我要说，深圳也就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里看到的朝晖晨露，也仅仅是新的年代的序幕。不是吗？专家学者，仁人志士，天下拳拳赤子，海内俊杰良才，如百鸟朝凤，万川归海。人们要把满腹经纶，一腔热血，付诸这里崭新的事业，付诸前无古人的民族振兴。

外流者热土难离的心

人们不会忘记，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深圳，是以外流出名的。

话题，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的暮春。“外流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群众的外流？”宝安县委的许多次会议都要提出这个说起来总是卡壳、总是不了了之的问题。干部门的耳朵象是磨出了老茧。可是这一回，县委扩大会议把它作为中心议题，看来非得拍板定论，拿出果断措施不可了。会议室里除了香烟头忽明忽灭，喝茶声和呼吸声以外，静得出奇。一个个头脑里同时都在回味与猜测三百六十八公里海岸线上的过去和将来。看嘛，睁不开眼不寒而栗！听嘛，“深圳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外逃，村里只剩老和少。”这歌谣，那么凄凉，那么辛酸，至今还在流传啊！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五十五万亩耕地养不活宝安县三十余万人口？只有扶杖老人不情愿客旅他乡，只有襁褓中的婴儿还离不开干瘪的乳房。青壮年大都冒险去了，玩命去了。他们是想为室内的老小挣碗饭吃啊。理智可以约束感情，可是感情一激动起来，就会把严肃的现实蔑视不顾。封锁也罢，不封锁也罢，“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与其捆住手脚坐而待毙，不如闹荡江湖碰碰运气。远的不说，单是这二十几年，“大跃进”毁灭了兴建不久的家园，飘洋过海的渔民不见了踪影，越境谋生的樵夫失去了音讯。过了

几年，内地安定了，边境平静了，外流的人们除去不幸丧生者外，大多又回到了故土，并且带回了那边的现代化技术、设备和信息。然而，十年浩劫，宝安边境上外流人口又达到令人痛心的高峰。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丢下“草盛豆苗稀”的故园，浪迹天涯；扔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渔村去另寻归宿，这需要多么大的狠心啊！可是善良忠厚的人们是在“左”的桎梏下外流的呀！那是没有出路的出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一线生机，一寸静土，那就是人们的最大渴望和不惜血本的追求。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家园吗？不！不是的。在深圳，我流着眼泪读完了一封家信，这是一九七一年外流香港的附城公社回乡青年张达写给他哥哥的。

哥哥：

你怎么骂我、怎么惩罚我都行，可是你知道我心里有痛苦吗？在中学读书时，我们想将来学好本领回到队里带头办个农机厂，成立个植保队，盖几家新房，办个文化夜校，非让家乡富得冒油不可。可是，三年过去了，什么也没干成，什么也没得到，只有流血的伤口，只有逝去的青春，连找女朋友也头撞南山。痛定思痛，我觉得，一是国家乱，二是家乡穷，这两条使我任何一项成竹在胸的计划都失去了实施的可能。

哥哥，频繁的政治运动我受不了。我不愿意把剩余的青春耗费在灭绝人性的“文攻武卫”上，放下地里的农活，误了打鱼的汛期，整天手持红白棍去斗“老头

子”，去砸“土围子”，去抢“印把子”，实在难以从命，难以从命啊！我想过，外流，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逃避，不是一个勇者的行为，甚至会带上叛国投敌的帽子，甚至会株连九族。哥哥，我知道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理解你的苦衷。可是，请你放心，请祖国的亲人放心。我这颗心永远不曾离开家乡的土地，我的帆布包里珍藏着一瓶家乡的黄土。今天我替外国人干事，就是为了明天让外国人加倍地为我的祖国干事。祖国一定会富强起来，游子一定要重返家园。我期待着早日回到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发奋地工作，这就是我的心愿，这就是你的弟弟……

人走了，思乡的心并没有带走，故乡的泥土还留在身边。自然，外流的原因很复杂，但就大多数来说，是被极左的“内乱”逼走的；是被贫困愚昧赶走的；他们是流着眼泪，带着自责离开故土的。可以谅解，谅解他们这种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生存手段吧。既然不好定性，干脆免去这一程序，先想想办法，唤回那些海外游子，从根本上杜绝人口外流。方法只能是清除“左”的路线，大力发展生产，繁荣宝安经济，而决不能轻易使用专政工具，不能搞行政命令，在这一点上，县委扩大会议的与会者，意见倒比较一致。

宝安县的干部群众与党中央想到一起去了，没多久，这儿成了经济特区，成为深圳市。要使社会主义的深圳比资本主义的香港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好，人往深圳跑。”这个在四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推论，今天终于变

成了现实。

大 鹏 畅 想 曲

深圳河的入海处有个大鹏湾。它象一双巨大的翅膀，从湛蓝湛蓝的海面上展翅腾飞。“大鹏一日冲天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气势，这魅力，和崛起深圳市多么相象啊。深圳人喜欢大鹏湾，喜欢大鹏鸟，喜欢那种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其翼如垂天之云”的宏大气概。

大鹏腾空，是从一九八〇年八月开始的，其时，国务院做出了试办经济特区的重要决策。第一批进入这片土地的是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十万名开拓者。他们好比大鹏奋翼而来，劈山填海，铺路架桥，盖楼建厂。他们是建设深圳市的元勋。四年中，这支浩浩荡荡的建设队伍和老宝安人一起，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爱国侨胞的资助下，把深圳建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筹集资金二十亿元，其中只动用国家财政拨款三千万元。这个数字意味着，国家在开发深圳、建设深圳中，花最少的钱，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让我们沿着建设中的深圳特区作一次粗略的巡礼吧：

——罗湖区。特区商业金融中心，深圳经济的神经中枢。矗立在眼前的是六十多幢十八至五十三层的高层楼宇，二百多万平方米的建设面积，如大鹏引颈，昂首傲视蓝天！

——上步工业区。二十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是电子、电脑的世界。鳞次栉比的一大片深圳轻工业基地，如鹏

之腹，硕硕可观！

——八卦岭工业区。四十多幢新型厂房，一半竣工投产，一半施工正急，如鹏之羽翼，却也显示了一种“抟扶摇羊角而上”的气概。

——南头直升飞机场。为海内外客人开辟了一条空中航道，银燕翩翩，和风习习，“绝云气，负青天”，如鹏之乘风归来，飘然欲仙！

天地在浮动，神采在飞扬！冲击、翱翔，热烈得叫人销魂！啊，大鹏！展翅间，我看见了：

——深圳新火车站。耸立着一尊新生的巨人，高达五十五层的旅客大楼，如鹏之首，俯瞰着南海风云！

——现代化微波通讯中心。它将织成一幅畅通全球的信息联络网。市内电话八五年可拥有三万五千门。一座宏伟壮观的电视台不久将在这里建成。

领略大鹏搏击长空的雄姿，我的目光被那色彩斑斓的羽毛吸引住了。是的，正是引进众多的现代化先进设备，为深圳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就电子工业而言，全市引进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电脑和外部设备等七十多条生产线，引进不少先进仪器和设备，如生产电脑用的测试仪、电脑控制的印刷线路板测试仪、立体声信号发生器、用于塑料制品表面烫金和装饰的烫金机和丝网漏印机等等。其中，华利电子有限公司引进日本“索尼”公司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十九天安装，一个月投产。这条生产线年产“索尼”牌彩电十五万台。彩电功能齐全，可自动选台，自动调压，声音、色彩、对比度、频道的选择均可遥控。深圳塑料片材厂引进具有八十年代水

平的先进设备，从计量、配料到整个生产环节全由电脑控制，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

开创经济特区四年，深圳完成国民经济指标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四年和三十年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基建投资扩大二十倍。如此神速，用不了三、五年，深圳的建设规模可以赶上解放初期广州市的建筑面积，可以和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兴城市媲美。

作为技术窗口，深圳正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对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进行消化吸收，显示它们的效益；另一方面，积极为内地同行提供经验，提供资料，移植先进技术，促进祖国的四化建设。

南国之鹏，你击水三千里，扶摇九万里，从世界东方这片处女地上展开的双翼，现在看来是什么风暴也阻挡不住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和后来者

启开深圳这扇窗户，映入眼帘的，不仅有美不胜收的现代化建筑，还有活动在这里的人们。我更以极大的敬意注意着开拓荒地的建设者。

他是谁？笔挺的西装，漂亮的领带，闪亮的皮鞋，一副商人打扮，拎着鼓鼓囊囊的港式皮包。他五十多岁年纪，步履矫健，身材高大。此刻，他一双坚定锐利的眼睛，正注视着罗湖桥这边浸润着七九年冬雨的土地。他左顾右盼，眼前

只是一幅田园风景画，看不到一辆可乘坐进城的“巴士”、“的士”。好吧，瞅准一辆农民骑过来的自行车，他打了声招呼，一溜屁股，上了尾架，进了宝安县县城——两万人口的深圳小镇。他相信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对外开放是明智的，怀疑、观望、畏惧都是多余的。“觅食的羊群总得有个头羊领路，螃蟹好吃，得有第一个敢于向螃蟹伸舌头的人。我看准了这块特区，我愿担这个风险，做个带头羊，做头一个向螃蟹伸舌头的勇士！万一投资失败，造成损失，那也没啥，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认了！”好，不出所料，首战告捷，与深圳顺利签订了投资一千五百万港元、兴建一座联合经营的高级宾馆的合同！

他是深圳特区第一个港商投资者，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香港《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先生。

真理偏袒勇敢。三年多的实践，肯定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胆识和气魄。如今，他在深圳投资经营的项目，已经由一座宾馆发展到制鞋、制衣、皮革、房产等七个行业，从业人员一千一百多人，个人投资额达到一亿二千万港元，投资利润按合同分成，个人获利一千六百多万港元！赵紫阳总理盛赞他是“第一个勇敢分子”。

作为一名企业家，他深谙“未来学”。“第三次浪潮”，正在加速变革社会的节奏；现代化设施，商业竞争，正在向穷乡僻壤延伸和推移。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投资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吧眼光投射到正在为“设计新世界蓝图”而吸收外来资金的地方去……

刘天就，具有一切企业家所具有的“资本味”，这是刘

天就先生性格中外露的部分，人们容易察觉。但是，仅限于此，他决不会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个勇敢分子”。刘天就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浑身正气、无所畏惧的华夏子孙。这是刘天就先生性格中内在的深沉的部分，是一种决定刘天就行动的力量。他原籍广东中山县，自幼居住在上海。一生中无论是就学于美国，或是经商于港澳，他时时眷念着故乡，盼望着早日回到内地，一展雄才大略。一九七八年十月，廖承志在北京亲切地接见了，鼓励他踊跃参加祖国投资。他没有辜负廖公的教诲。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有他捐赠的大型推土机；松岗乡农民能吃上自来水，没有忘记是他捐赠十万元港币购买水管；轻工业部研究生产的低消耗冷风机、杭州一家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的工厂，从技术、资金、管理到信息，都包含着刘先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意。

精明的企业家的胆略与执著的爱国者的情怀，构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形象。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日历换到第四本，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位企业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来到深圳考察，洽谈业务，签订一千七百多项经营合同，投资十七亿三千多万元。有几十个行业的数百家工业企业利用外资兴建投产。深圳特区的工业总产值，去年达到了七亿二千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十倍多。今年上半年又完成五亿五千五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七。香港合和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先生，在深圳火车站兴建了最高的一幢摩天大厦，又提出了修筑香港——深圳——广州之间的高速公路方案。中国的朋友和爱国侨胞

为深圳这迷人的“窗口”，增添了色彩；深圳也为他们提供了极其便利的用武之地。透过这扇窗口，正可见到一花引来万花开，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特区盛况！

吃螃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英雄出自少年郎”

深圳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要我说，就是两个字：“年轻”。这里是年轻的特区，年轻的城，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一九八三年春，胡耀邦同志视察深圳南头半岛上的蛇口工业区时，连声称赞：“英雄出自少年郎”。

在深圳的各个单位，老年人不多，中年成了长者，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主力军。处处有青春的活力吸引感染着你，处处有青春的气息包围着你。从厂长、经理、董事、工程师到一般的工人、职员，无不以他们那种当代开放型的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和青春的美，征服着每一个来访者。

蛇口有一艘以豪华舒适闻名于南海的旅游船“明华轮”，号称“海上世界”。它的总经理竟然是年仅二十四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郑奕。在此之前，他是经营有方、锐气惊人的“上海酒家”总经理。这个受过现代科技和管理教育的年轻小伙子独挡一面，运筹帷幄，率领他的伙伴们跻身于同行业的国际性竞争，创造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奇迹！

中外合资创办、共同经营的金腾公司，我方经理是年仅

二十三岁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李文俊。年轻的肩膀担负起了公司的命运与国家的信誉！

全套现代化装备的蛇口工业区通讯公司总经理，是二十五岁的山东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生李桂。

由香港企业家投资兴建、我方经营的来料加工企业罗湖区时装厂，生产畅销港澳市场的各种时装。它的厂长是只有二十岁的深圳姑娘黄美燕。

三十来岁的罗湖区手套厂厂长郭永威，是个和他的名字一样具有永久性威力的年轻企业家。他当五年厂长，头两年跌跌撞撞闯过了一道道难关，近两年竟然足不出户就能够及时更新设备和多方面接受订货。二三百人的小本生意，年利润高达二十万元左右，生产出各式手套、提包、钱夹、童鞋的优质产品。笔者采访他时，亲眼看到他与港商一次签订来料加工六十万港元的合同。

有人抽样统计过，蛇口工业区工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职员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年轻的企业家、事业家和实干家比比皆是。他们是信息时代的英雄少年，他们是深圳特区这个充满活力的巨人身上最活跃、最旺盛的细胞。只有在改革的时代、改革的土壤上，只有在尊重知识、讲究效率、珍惜人才的社会里，才能有如此年轻的深圳！

傍晚，我曾徜徉在深圳市区，少女们的披肩秀发、艳丽衣裙和落落大方的健康的笑容，美而不俗，妩而不媚。公园里，广场上，很难见到有互相争执谩骂的人们，而青年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赢得的感谢和赞扬之声不绝于耳。也许由于业余爱好的习惯，我走进了深圳体育场，洋溢着团结气氛

的群众体育活动正在进行；跑道上一号运动员，正是年轻的党委书记……

入夜，我曾漫步在十字街口，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是生气勃勃的南国夜市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电影院中，听不到下痞的怪哨；酒吧间里，看不到醉生梦死的狂徒和寻欢闹事的阿飞。千家万户的电视机荧光屏上，已经有了北京的新闻联播和内地艺术团体的精彩表演，高度的精神文明正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出现……

在这块年轻的土地上，我深深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年轻人的爱，对青春的爱，对这片崭新天地的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沉的爱！

绚丽的霞光给素雅美丽、雄伟壮观的深圳披上一块粉红纱巾，冉冉升起的旭日透过深圳这个巨大的窗口，照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壮丽山河。

深圳，新兴的名城；深圳特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出的第一个硕果。你让人们领略到了什么？是创业者艰难曲折的过去？是年轻人奋发有为的今天？还是孩子们富于幻想的未来？

睁开明亮的双眸，能发现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

诗人与画家告诉我们，深圳也象是一首诗，也象是一幅画。

敞开在中国南疆的窗口，这里是一片万马奔腾的建设者纵横驰骋的大舞台！

啊，窗口！我来去匆匆，该留下什么样的赠言呢？蓦地，我想起了一句诗：“打开的窗口是很美丽的”。

一九八四·三月

特 区 市 长

(一)

他，大地的儿子，双脚在祖国的热土上走过了六十几度春秋。他不愿意攀高，即使是在大鹏半岛的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的南国“鹏城”——深圳，他也无意于让自己的形象和名声附丽于大鹏的雄姿，凌架于大鹏的金翅。

在与“东方之珠”香港接壤处，深圳经济特区勃然崛起，举世注目，他就是深圳德高望重的一市之长；在亚热带一场豪雨后的彩虹中，罗湖桥畔一只早起的雄鹰，扇动那搏击云天的翅膀，飞向蓝天的深处，他就是直接引导这只雄鹰起飞的灵魂。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的前哨阵地，它的名声，已经风靡天下。然而，他——胸中装着整个深圳特区的“父母官”，以四年超过三十年的改革实绩推动特区四化巨轮跃动的实干